

诗·书·画·评

四美堂



诗圣杜甫
行草

赵昌平 选评

高云 绘画

阙长山 书法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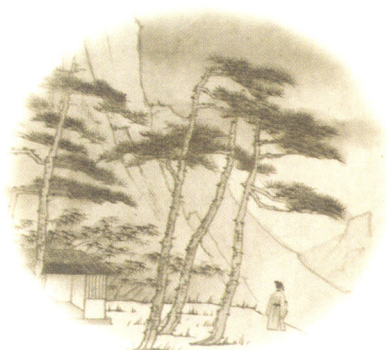
赵昌平 选评
高云 绘画
阙长山 书法

四美堂

诗·书·画·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诗圣杜甫
何意



四美堂

诗·书·画·评





诗·书·画·评

四美堂





出版说明

在中国人的文化情愫中，唐诗宋词，是烙在心底的印。

那些或豪迈或灵动或沉挚或曲致的清词丽句，随诗心的律动喷涌而出，琳琅错陈于世，令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是对生命奥微的深情吟唱，是对人生旅程的细腻检阅，纵然时光流转，那诗情画意，活色生香，依旧深深拨动着每一个现代人的心弦。月夜星空，吟诵之际，便会沉浸在绘画、音乐、书法等等的艺术通感中而流连忘返。

因此，我们采取诗（词）、书、画、评融通集汇的形态，来为诗词巨匠写意，力求以少总多，尽呈唐诗宋词之韵致于目前。所选诗词文本，浅切精要，朗朗上口，以最精髓之遴选，传递诗家词人一生之心路历程。所撰品鉴文字隽永有味，集疏解、赏析、评点于一炉，贯通古今，阐发意兴，于细微处直指诗家词人之情迈。所录书法与绘画作品，借名家之感悟，驰骋想象，纵情笔墨丹青，于会心处曲尽原作三昧，带来文字之外的别样情趣。要之，名家诗、名家画、名家书、名家评，四者藉雅丽的匠心设计，都于一帙，因名之曰“四美堂”诗词品鉴丛刊。

“四美”之名自然是借用了古人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相信读者诸君，于彼“四美”之境，随手披览此“四美”之书，必能从现代社会的重负中，呼吸到一缕醉人的芳馨——不亦乐乎？！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杜甫小传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早年漫游各地，又应试不第，客居长安十年。天宝中因献三大礼赋，待制集贤院，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安史乱中，奔谒肃宗于凤翔，授右拾遗。旋因疏救房琯获罪，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入蜀，后为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僚，授检校工部员外郎。永泰元年（765）去蜀回归，滞留峡中二年，大历五年（770）贫病卒于江湘舟中。后世因其历官称杜拾遗、杜工部，又以其长安、成都居处少陵原，浣花溪称杜少陵、杜浣花。杜甫既远怀先祖杜预，以

「奉儒守官」、「致君尧舜」为己任，更近追祖父杜审言，以「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自许。加以少年老成而早患肺疾，遂将一代才士清狂之气，化为对国难家恨之执拗歌吟，于转益多师中自成其「沉郁顿挫」之风格。以其于大乱前后社会情状「推见至隐」，唐时即许为「诗史」（《本事诗》），又以其涵今茹古，执正驭奇，宋人秦观拟之于诗界「圣之时者」（孔子），明人童轩更称之为「圣于诗」，后世因更有「诗圣」之称。有《杜工部集》。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唐·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宋·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少陵思深，其诗雄大。

明·屠隆《唐诗类苑序》

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荟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且言理近经，叙事兼史，尤诗家绝睹。

明·胡应麟《诗薮》

世人但目皮色苍厚，格调端凝为杜体，不知此老学博思深，笔力矫变，于沉郁顿挫之极，更见微婉。

清·乔亿《剑谿说诗》

老杜自称其长为“沉郁顿挫”，所谓顿挫者，欲出而不遽出，字字句句持重不流。

清·姚范《援鹑堂笔记》

诗佛、诗仙、诗圣

赵昌平

一个洋溢着“英特越逸之气”（玄宗语）的时代，三位不世之才的诗国巨匠——以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为标志的盛唐诗，在后人的心目中似乎总是一片辉光；然而我更愿意把这段诗史看作一代才士交织着希望与失望的心史——而且，不无悲剧的意味。

“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王维卒于公元761年（上元二年），诚然，他已成为诗佛，然而当年“百人队里身不预，五侯门前心不能”（《不遇咏》）的傲兀意气已烟消灰飞。次年李白客死当涂，临终之际，这位“不屈己，不干人”，甚至“平生不下泪”的盛唐之世的“大人先生”，尽管仍以庄生的风鹏自喻，却不禁悲歌中天摧折而知音盖寡，因而自悼“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又八年后的大历五年（770），杜甫贫病交迫，卒于江湘漂泊的孤舟之中。“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这位“葵藿倾太阳”般忧国忧民到近乎执拗的诗圣，尽管久已不复早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意气，却仍心系国是，生死以之。

不必把悲剧的原因尽归于时代的不公，因为不公，恐怕为任何时代所不免。悲剧的另一面成因，倒在于盛唐之世出入两京，南北漫游的“这一群”，尽管已代替初唐宫廷诗人群而成为诗史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其时代性的政治上的稚嫩，却使他们急欲取世族而代之的雄图，显得过于天真。他们是真正的诗人，甚至把自己未必高明的吏才与识见也作了诗化的夸大，既炫目于诗赋取士所启开的一隙仕进之光，更全然不知政局宦海的风波而匆匆涉足其中。《明皇杂录》曾开出一份“恃才浮诞”而“流落不偶”的天才诗人的长长名单，而李杜二位，就是其中压梢的大家。如果说李杜是“进取”的狂者，那么性格文弱乃至软弱的王维则可称“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与李林甫集团的虚与委蛇中身心分离，终于在释家教义中拾出个“忍”字，走完了以“诗佛”称的后半生。

十年之间，盛唐三巨匠相继谢世，一个传奇般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他们留给后人的思索，却分外永长。

不妨先为三家诗立一自画像。“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无疑是诗仙最传神的写照，他，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且无限放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则是诗佛——晚年王维的传真，虽然他曾以“任智”、“守仁”、“为苍生谋”（《献始兴公》）作为立身之本，然而此时，他只与明月印心。“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杜甫末年《江汉》诗中这“腐”字，不无自嘲，却也有以见出，将“儒”的精神进行到底的执拗，在他真是蚀骨腐心。

因着执拗的家国忧思与家世的诗学传统，杜诗有了它深沉抑郁的内涵与精警盘曲的语言组织，且老而弥坚，转转出新，这便是他的夫子自道——沉郁顿挫。所谓“诗圣”，兼指内涵与诗艺的“圣于诗”。因着对人生空幻的解悟，兼为画家与音乐家的王维，晚年对声光影息的敏感尤为入神，所谓“诗佛”，主要是就其晚年以《辋川绝句》



为代表的这类诗作而言的。因着永远的自我中心，李白诗有着其一贯的天风海涛般的清越与壮逸，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他那天仙般气质性的对晶亮意象群的追求，至晚年，却更经常地与拗怒意象群形成剧烈对冲。这位“诗仙”，越到后期，似乎越与现实人生拉近了距离。

于是我们憬悟，风格迥异的盛唐诗仙、佛、圣三大家，其实有着两个根本性的共通点。他们对当时业已成熟的三教合一文化氛围的感应虽有所侧重，但骨子里却仍以传统的兼济独善之义为立身之本；他们并非“子”意义上的道家、佛家、儒家，而是以其诗心，对三教的影响连同其他一切文化因素作了取舍与熔铸。他们是汉魏以来中国诗史与中国文化史在唐代走向的三个鼎足而立的交汇点，初唐以来，诗人们通过对诗史的反思而创造一代唐音的努力，经由三大家卓异的禀赋与尤其鲜明的个性而终于以多样化的形态臻于顶峰；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以孟子的英气，庄子的逸气为基本内核的中国士人的历史性格，作出了时代性的提升。

就这一意义而言，以仲尼为知音与楷范而以庄子风鹏终始自比的李白，那政治上尤其天真、个性上尤其张扬的歌唱，是盛唐之音最典型的代表。与学王、学杜者不一，后世学李者难得仿佛，这与其说是因为诗仙的天才不世，毋宁说是产生那天真幻想的时代已不可复制。将庄逸孟英之气发挥到极至，而在初唐以来南北、朝野诗风交流，复古通变的诗史总态势中较偏重于追源风雅汉魏的典型的在野诗人李白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更多得到初唐宫廷体传承，更重视新变的王维与杜甫，则在与李白比肩盛唐的同时，更多地启开后来。王维不仅以“一代文宗”，直接衣被大乱之后失落而渴望休憩的大历一代，更进一步完成了山水诗由主玄趣到主禅趣的转关，从而通过诗心与诗艺，为传统的“独善”之义注入了新的涵义。执拗的杜甫之较晚被重视，在文统上与中唐至宋，中国新儒学的发展攸关，其贯彻儒的兼济精神的九死未悔的人格力量，经韩愈等的提倡，为宋人发展为“骨鲠”的人生理念，而其以海涵地负般的才力为各体诗所开启的以“律细”为核心表现的各种法门，也使后人争胜于盛唐诗有了可循之径。可以说诗圣杜甫与诗佛王维的创作祈向在人生与诗法上成为“盛唐”梦醒后，中国诗史的两个大宗，从而与结束一代盛唐之音的诗仙李白，并为中国诗史这一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鼎足而立的分水岭。虽然如此，即使从王之清寂，杜之沉郁中，我们仍能感到一种与李白相通的富于时空意味的大气，这也就是盛唐人的秀朗浑成，是后人难以企及的。



目录

望岳

第六页

月夜忆舍弟

第三二页

房兵曹胡马

第八页

佳人

第三四页

春日忆李白

第一〇页

蜀相

第三六页

饮中八仙歌

第一二页

南邻

第三八页

兵车行

第一四页

客至

第四〇页

月夜

第一六页

水槛遣心二首（之一）

第四二页

春望

第一八页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第四四页

羌村三首（之一）

第二〇页

宿府

第四六页

春宿左省

第二二页

旅夜书怀

第四八页

曲江二首

第二四页

秋兴八首（之一）

第五〇页

九日蓝田崔氏庄

第二六页

登岳阳楼

第五二页

石壕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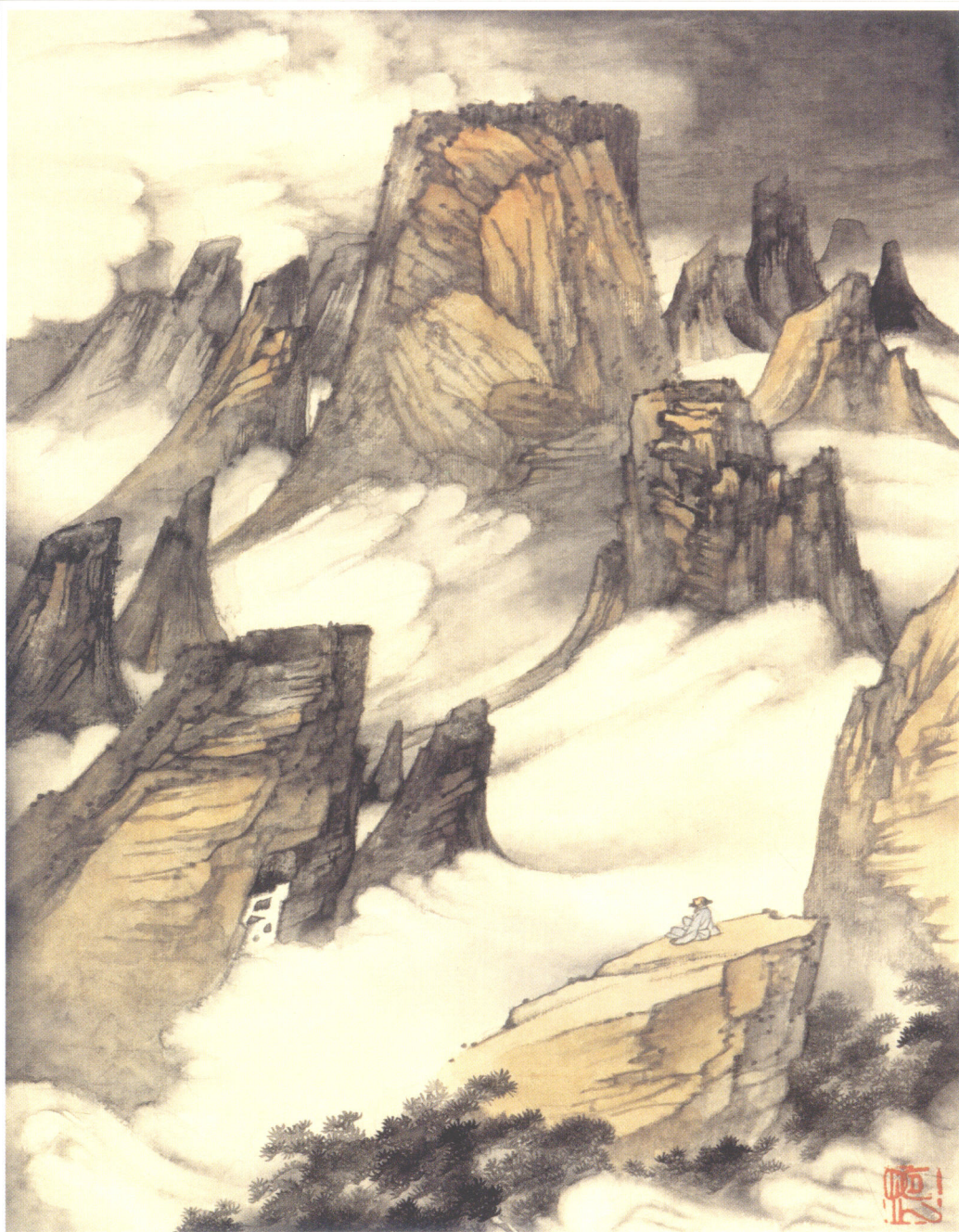
第二八页

江汉

第五四页

秦州杂诗（之七）

第三〇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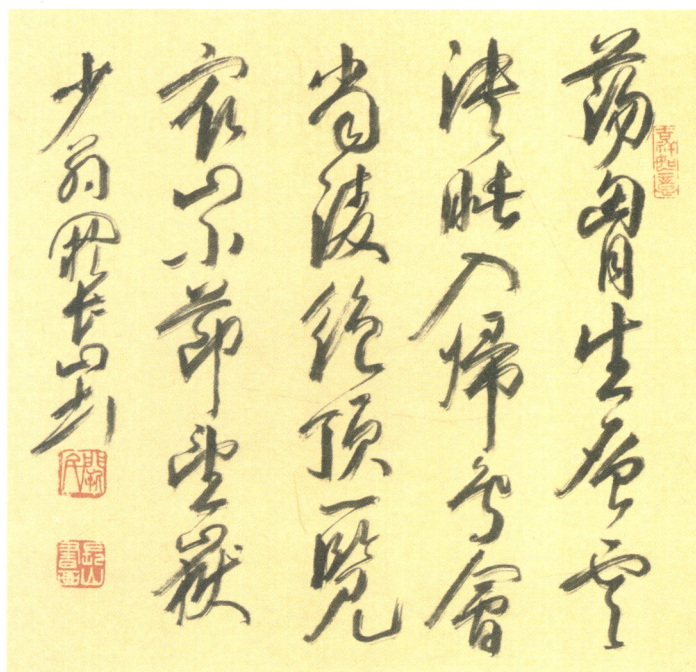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望
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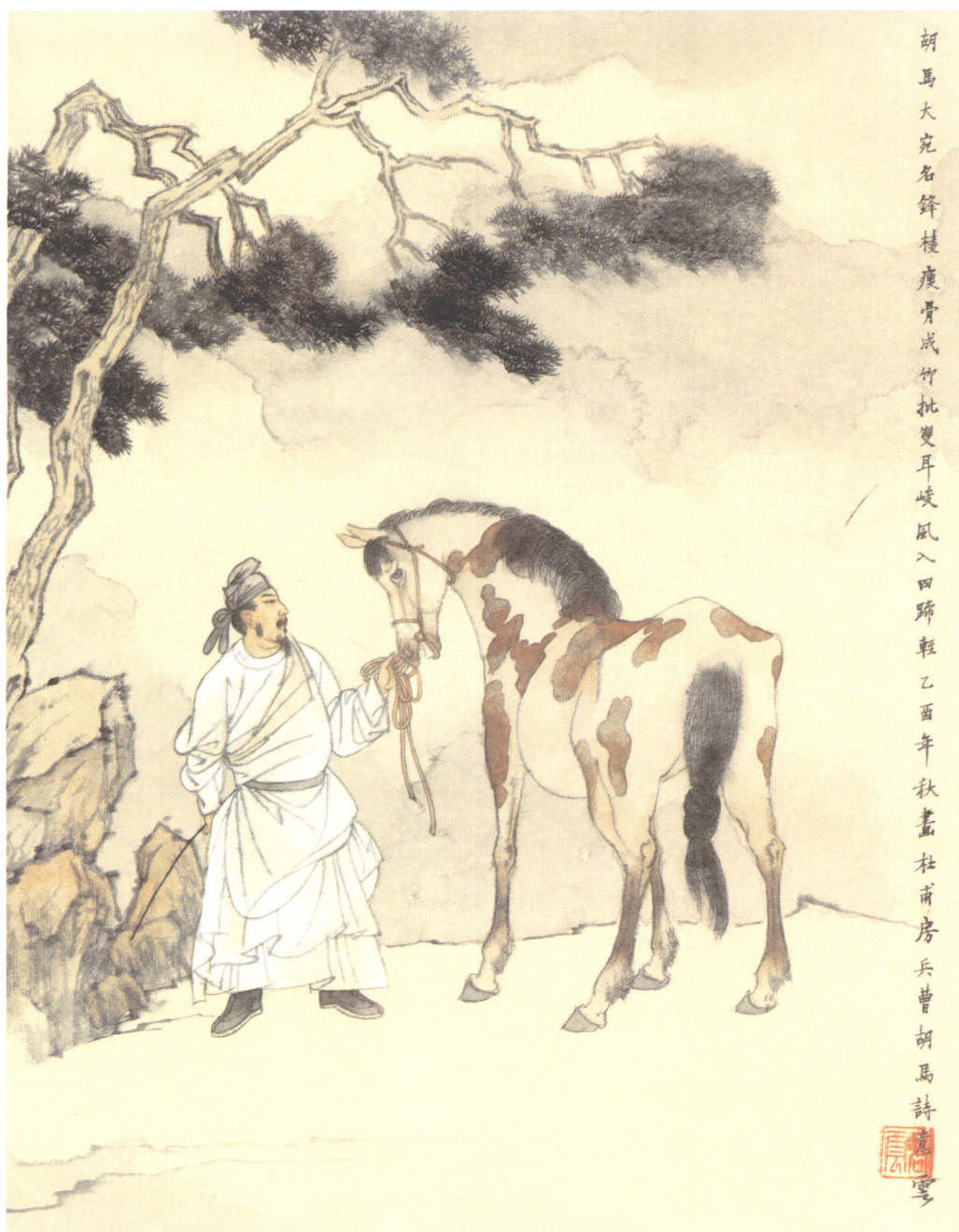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品
赏

“会当”二句传诵千古，激励万千少年人，然亦得力于前此六句。诗题“望岳”，由惊呼起而由“望”字着眼。前二联分由地理之广袤、山势之高峻，极写秦岳之雄伟磅礴。“荡胸”二句是关锁，由客体入主体，写山岳大气入我胸怀，遂自然发为尾联登高之想。“会当”是预期之词，约当于今语“总有一天当（如何如何）”，“一览众山小”用《孟子·尽心上》孔圣“登泰山而小天下”，呼应首句“夫如何”而有以见诗圣早年已以儒家圣贤为楷范。诗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赴洛阳应进士试不第而东南游时，亦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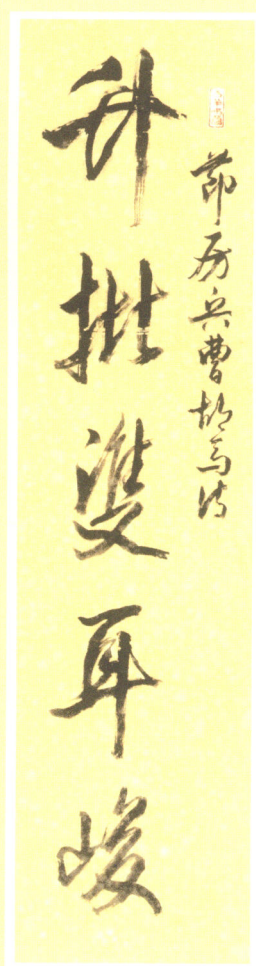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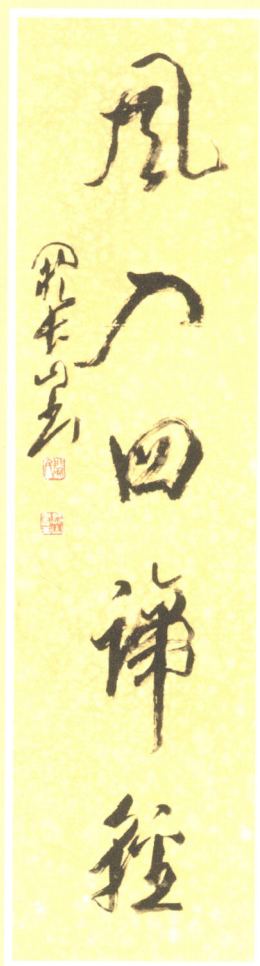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乙酉年秋，畫杜甫房兵曹胡馬詩意。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品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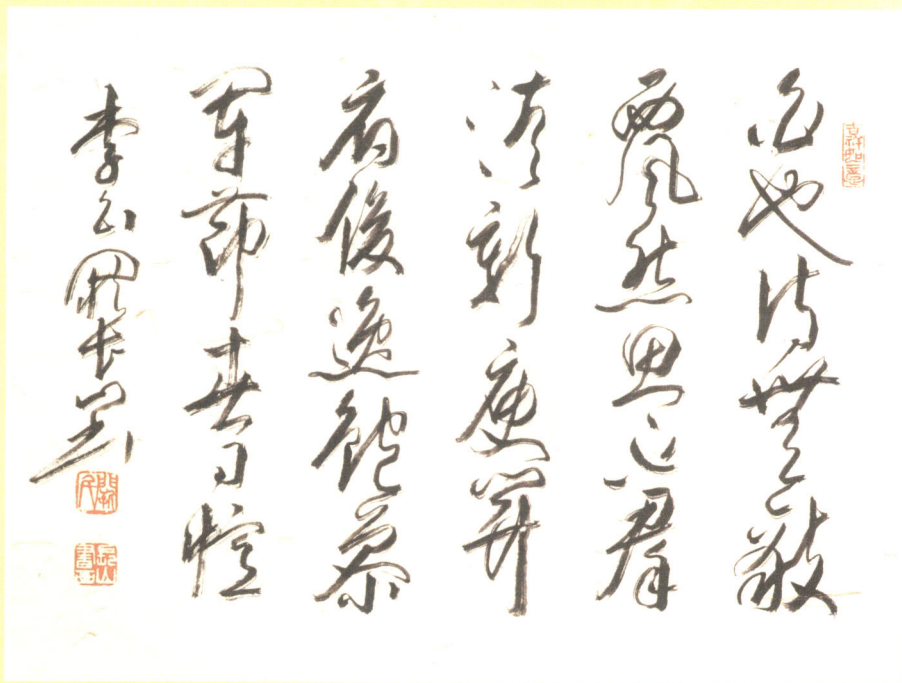
此为早年作品，元人赵沅《杜诗选注》评云：“前辈言，咏物诗戒粘皮带骨，公此诗，前言胡马骨相之异，后言其骠腾无比，而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中，所谓骊黄之外者。”此论颇得本诗神旺、语健、气势飞动之要髓。读杜当由此窥入，而“骨相”与“万里之势”更为杜集全编本色。

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品
赏

天宝四载（745），杜甫与李白同游齐鲁。秋日李白赴江东，五载春，杜甫归长安，作此诗忆李，时年三十四，李白年四十五。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曰：“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交）上立意，方其聚首称诗，如逢庾鲍，何其快也；一旦春云迢递，‘细论’无期，有黯然神伤者矣。四十字一气贯注，神骏无匹。”所论甚是。“渭北”，“江东”一联是枢纽，既点明今日阕隔，连接前忆与后想，更以“春天树”、“日暮云”为迢递思绪传神，接转自然圆活。本诗亦为唐诗史之重要文献。“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可为李白诗之笃评。李诗实由齐梁上窥晋宋，更大而化之，融“清新”、“俊逸”于一炉，自成巨匠。后世仅以鲍照体论李诗，失之偏颇。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錄全詩下 高

李白

李白一斗詩百篇。

饮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
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